

鳳凰畫館

2012年（壬辰）卷 北溟有鱼辑 总第六辑
凤凰书画网开网新闻发布盛典纪念特辑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主编 柳青凯

的見解有的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艺术评论的术语开始于王同维而且王同维所说境
 亦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尚未能指出定
 入门途径但是王同维毕竟因此而建立了新的文艺观提
 了新的艺术标准，为近代文艺批评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创作方法艺术构思和语言应用等
 他的论述接触到了艺术评论
 破除了前代诗论的局限第二王同维所说的境
 含意是在对大量诗论作品
 及诗论的原
 重要问题
 将境界二字
 境
 说
 具
 有
 一
 定
 的
 科
 学
 性
 第
 一
 王
 同
 维
 所
 说
 调
 诗
 人
 的
 主
 观
 精
 神
 又
 顾
 及
 客
 观
 物
 境
 是
 主
 观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破
 了
 前
 代
 詩
 論
 的
 局
 限
 第
 二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含
 意
 是
 在
 對
 大
 量
 詩
 論
 作
 品
 進
 行
 研
 究
 之
 後
 得
 出
 的
 結
 論
 這
 說
 明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糾
 正
 了
 叔
 本
 壘
 所
 說
 的
 境
 只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而
 忽
 視
 了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割
 裂
 王
 同
 維
 的
 藝
 術
 觀
 念
 已
 經
 有
 了
 一
 定
 的
 科
 學
 性
 第
 一
 王
 同
 維
 所
 說
 的
 境
 是
 主
 觀
 的
 精
 神
 又
 顧
 及
 客
 觀
 的
 物
 境
 這
 就
 是
 主
 觀
 與
 客
 觀
 的
 統
 一
 體
 的
 藝
 術
 整
 體
 這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柳青凯

电影《泰囧》创下13亿票房神话，成龙年度巨制《十二生肖》收得8亿。虽然两部电影都是本年度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但是从主创人员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电影成本的投入而言，《泰囧》的爆冷，告诉我们除了成功之外，还有一种成功叫超自然成功。有的成功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有的则事半功倍、超乎寻常。我想谁都不能把一件事情的结果拿准，但我们至少可以把一件事做到位、做到家，把应该想到的想到，把不容易想到的想到，把根本想不到的但必须要想到的想到，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好上加好。这也许就是《泰囧》的成功秘诀。人类文明的发展我想应该也是因为人们在不断地扩展自己的原本能力，一次次把成功的机率扩大，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就像“中国好声音”唱红的《High歌》里的歌词：“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凤凰画馆在开创后的第四个年头里创办凤凰书画网，是我们致力于中国书画学术与市场的经济引领以来最大的事件。今年凤凰画馆主办了青春诗会，策划撼动书画界的何国门类个展“城市山林”，参与策划“简牍之旅”，主办“卖画买山盛世书画邀请展暨当代书画的价值体现与人文担当论坛”，创办凤凰书画网，几乎没有闲着。我在凤凰书画网的开网计划书里对凤凰画馆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这样描述：“三年来，凤凰画馆累计出版书刊十余种，三万多册，累计影响读者100000人众，藏友客户群800余人，凤凰画馆的编辑出版、展览策划、网络推广、市场经济事业所形成的学术市场与人文理想已成为当代书画市场的一面旗帜，正在主导和引领着当代书画的学术市场进程。2012年8月“卖画买山”盛世书画邀请展暨当代书画的价值体现与人文担当论坛的成功举办更是凤凰画馆在实现书画经济的同时迈出了时代人文的传承与担当。”我们是已己之力做着有广泛社会性质的事，我们只能以自己所做过事情的具体数据告诉大家，我们有着崇高的理想，我们是益于社会的。因此我们的自我宣传理直气壮。我们不敢说我们所做的事都做到位了，做到家了，但至少我们一直用心在做。创办凤凰书画网也正是要把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积累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建立一个积极健康、学术人文的书画经济平台，审视过往、做好现在、展望未来。

与王家新先生的访谈中我们聊到当代书生的社会担当时，谈到读书人要做好个体之于社会的作用。做好对时代人文的梳理、整合、运用，把每一个个体之于社会的正能量发挥到极致。明白当下应该做什么事情，做好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情，才是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我们热爱自然，善待他人，崇善守正，当然我们也有休闲的生活。我们依然可以放歌纵酒，且读且饮，笑傲于山林，因为有益于社会，我们才乐得其所，心无挂碍。因而不做我们所做的是书画市场，还是书画艺术的推广与宣扬，我都希望是建立在人文精神之上的，我们必须正大而空灵，才能更加从容。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画馆/柳青凯主编.——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106-03535-8

I. ①凤… II. ①柳…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③书画艺术-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22.7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9645号

封面设计:柳青凯
责任编辑:张微 程俊霞
版式设计:凤凰画馆
校对:张微 李斯奇
责任印制:杨治军

专心为您呈现盛世名家的精彩画卷

鳳凰畫館

2012年(壬辰)卷 北溟有鱼辑 总第六辑

凤凰书画网新闻发布盛典纪念特辑

主编:柳青凯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100013
电话:64296664(总编室) 6424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卡梅尔彩印厂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9×1092 1/32 印张/17.5 4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535-8/J.1360
定 价 88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凤凰画馆》编辑中心: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虎坊路19号院7号楼901室 邮编 100052
电话 15001321499 电子邮件 754226291@qq.com

目录

[卷首语]

柳青凯/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001

[特别策划]

2012年度凤凰书画网最受互联网欢迎书

画家推举/004

凤凰书画网开网新闻发布盛典/005

[封面人物]

北溟有鱼——王家新访谈/006

王家新/晏园五言百首/068

王家新/诗歌十四首/078

[当代篆刻精选]/100

[书画]

谢云/书法的美/129

石开/园丁梦想，布衣生活/139

鲍贤伦/《鲍贤伦书法档案》序/155

林荣生/永远的浙江/169

齐剑楠/宋庄吉祥/183

刘彦湖/远与近/197

萧风/天地符号/211

程风子/止于至善 大美山川/227

章耀/关于紫砂/241

刘灿铭/我的书法来历/255

怀一/说篆刻/267

吕三/关于当代中国画的现状、传统和当下的问答/281

冷柏青/书法闲谈/293

肖文飞/书法乱谭/305

朱雅梅/美食·老爸/317

金心明/从齐白石说起/329

邱才桢/笔/343

杨中良/关于2013年艺术与市场的问答/355

徐杰/德不孤 必有邻/365

何国门/欧洲一梦/375

陈十田/胆敢独造/391

李波洋/迷途/403

王义军/一个人的书写/415

杨轶/纸上烟云/429



肖慧/魄力雄强 气象浑穆/443

郑长安/2012年12月29日的怡堂/453

柳青凯/崇善守正——《鲍贤伦书法档案》编后记/463

张留中/纤竹图记/479

王濛莎/“根”生民国/491

陈勇武/三十自述/505

张圆满/伏想清和/511

[编读之间]

吴尚源/凤凰飞过闽南/521

[当代诗歌精选]/522

[文玩]

俞文斌/玩出来的智慧/531

[凤凰书画网优秀画廊推介]/534

书名集字：金 农 [清]

封面作品：王家新行书手札

封底作品：金心明山水晴窗调鹤图

封二作品：王家新行书奇石仙云联

封三作品：齐剑楠牡丹图

目录肖形印：柳青凯访友图

2012年度



鳳凰書畫紀

学术与市场并重 人文与价值同行

最受互联网欢迎书画家

年度当红人物



吴悦石 王 铺 石 开 朱新建 徐正谦



鲍贤伦 范 扬 田黎明 刘彦湖 王家新

年度原创中坚



齐剑楠 曾 翔 高英柱 张国辉 朱培尔



陈洪武 程凤子 章 耀 周祥林 李 强

年度绩优精英



肖文飞 朱雅梅 冷柏青 金心明 汪为新



尹海龙 杨中良 邱才桢 徐 杰 何国门

年度潜力新锐



陈十田 杨 轶 王义军 肖 慧 郑长安



范银山 柳青凯 张留中 王濛莎 张圆满



鳳凰書畫紀

鳳凰畫館

元象藝術空間

解索亭

文人茶

方立大

联合推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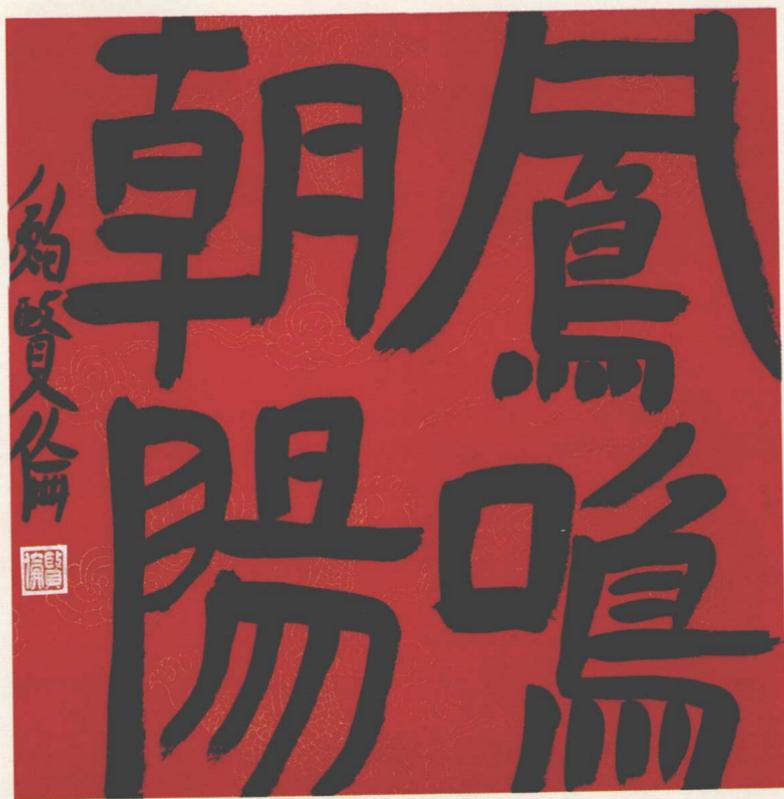


鳳凰書畫網

学术与市场并重 人文与价值同行

2013.1.26 北京元象艺术空间 凤凰书画网开网新闻发布盛典

凤凰书画网推举名家精品展
凤凰书画网开网新春座谈会
2012年度最受互联网欢迎书画家推举
《凤凰书画网》创刊号首发式
《凤凰画馆》凤凰书画网开网庆典专辑首发式



天开图画 凤凰于飞

欢迎注册登陆凤凰书画网

网址 www.fhshw.cn 总编辑 柳青凯

王家新有学者之高韬、诗人之轩昂、书生之慷慨，更有士子之担当。其书以精神世界之辽阔旷达漫溢纸面，时见龙凤之态，今世所稀也。

——凤凰画馆

北溟有鱼

——王家新先生访谈

王家新，别署晏园。1967年出生，祖籍辽宁，财政学博士。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楷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作品被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等收藏。主编有《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著有诗集《北溟鱼》、诗词集《颐园诗草》、书法集《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书法作品集·王家新卷》、《王家新书法艺术》、《晏园艺事》。



北溟有鱼

——王家新先生访谈

时间：2012年12月25日

地点：王家新先生工作室

人物：王家新 柳青凯

摄影：张 徽

【柳青凯】：王老师您好。对您最直观的印象是您首先是一位诗人。我也写几句新诗，您旧体诗、新诗都写，我非常敬重您。您的旧体诗老道而不失清新，既有怀古之幽情，又有现实的人文关怀，适合在当下阅读。您对当下的现实生活比较了解，看问题比较准，您能把古体诗里面一些迂腐、不合时宜的东西剔除出去，我觉得这个很难得。这个优点是不是源于您的新诗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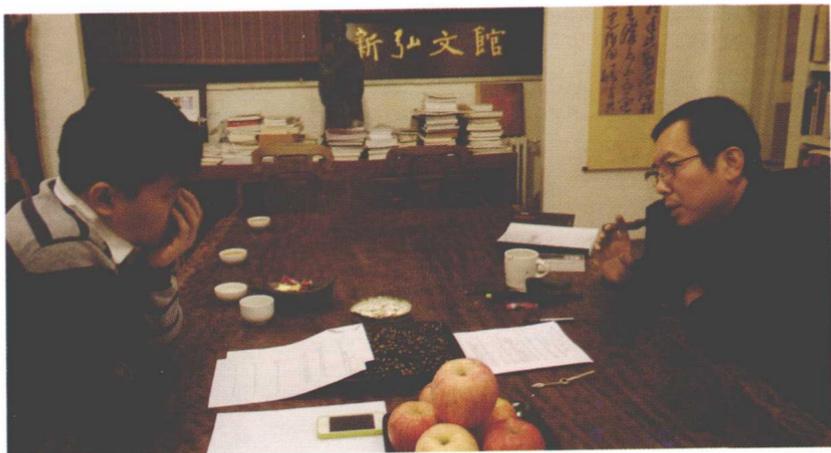
【王家新】：我的旧体诗创作，不能说是从我的新诗中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书法家，主要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继承。当然旧体与新体的创作交替进行，相互间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旧体诗，特别是格律诗的创作基本上是在传统文化里面汲取营养，你说的那些优点，比如老道、清新、轻松、优雅，我的理解老道方面可能是杜甫或李商隐的影响，若言清新、轻松、幽雅，我想到的应该是王、孟、韦、柳那种自然的、闲适的、田园的、静穆的风致。而整个唐诗的最高水准，我认为还是“李杜”。

旧体诗的写作是有标准的，或者是在一定的规范下进行的，可以简单地分为外在和内在标准与规范。外在的规范比如诗词的格律，平仄、韵脚等，你只能“带着镣铐舞蹈”，能舞得起来、舞得美而自由了，也就成为一位中国式诗人了。内在的标准比如“诗言志”，或慷慨激昂，或含蓄蕴藉。这个“志”有志向的意思，更有“心智”的内涵，诗传递情感，映照人格。诗即是人，写诗就是写情、写心、写人，在有意无意间反映记载着诗者的家国家和时代。

【柳青凯】：个体与时代的互动？

【王家新】：对，诗歌是一个人的心灵史和成长史，个体的情感、个体的历史可能是微观的渺小的，但汇聚起来便是一个群体、种族、时代的合唱与交响，成为一部大历史、全景式画卷。甚至有些个体的情感、个体的视野和声音，完全可以代表他的时代，比如荷马、杜甫，比如歌德、泰戈尔、毛泽东，他们的叙述是一个时代的诗史，是一个民族的代言人，这样理解个体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可能会接近诗的本质和使命。

【柳青凯】：您的新诗中有许多古典的意象，甚至有旧体诗的一些韵律，比如



北溟有鱼——王家新先生访谈

这首《北溟鱼》，应该是从庄子的《逍遥游》中来，有种恢弘沉雄的气象。

【王家新】：这首诗是九十年代写的，现在读起来要脸红了，但又要不讳少作，那时年轻，意气奋发，不知天高地厚的。记得那段时间读诗词就是李白《将进酒》、苏东坡“大江东去”。有一天看到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陈先生解得也好，读着读着就来情绪了，一口气写了上百行，还拿给领导和同事们去看，真的不知道当时大家怎么笑话我呐。后来我还起个笔名叫“北溟鱼”，足见庄周情结之深。

【柳青凯】：我挺喜欢这首诗的，这期可以发一下。

【王家新】：你喜欢是因为你还年轻，要发出来也只能是供批判用了。其实这首诗2000年就在《大家》上发表了，这本杂志当时特别火，《大家》（红河）文学奖金是10万元，莫言给拿走了一届。不过从书法角度讲，李白写怀素的诗“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山中兔。”倒是比拟得很恰当，怀素的草书有此气象。

刚才你问到新诗旧诗的相互关系，我的潜意识里看重的不是新诗对我旧体诗的影响，而恰恰是旧体诗的古典意趣对我新诗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谓新诗的“新”主要是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它是一种从文言、半文言到白话转化进程中形成的诗歌体式，像郭沫若、胡适、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刘半农、康白情等等，早期的现代诗歌有古典诗词的影子，还有翻译体的句式，把莎士比亚、歌德、雪莱、拜伦、普希金、惠特曼、海涅的诗歌翻译成现代汉语后，倒成为中国现代诗或新诗的创作模具了。当然，裴多菲的诗也能译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真是神来之笔了，算是中外诗歌互为体用吧。

这种翻译体的语式影响很大，包括其他文学创作，马季先生的相声段子还讽刺过这类翻译腔。出于这种理解，我一直感觉旧体诗还是更中国一些，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古典的诗词曲就像古琴、二胡、笙箫，而新诗像中国人弹钢琴、拉小提琴、吹萨克斯，这其中的“和”与“隔”不言而喻，种族和地域真是影响决定了艺术与

文学的创作与欣赏，形成一种惯性，是各自文化的根脉。

文化讲包容，艺术要借鉴，当代人要有全球的视野和胸怀，也已经不得不有世界的眼光了。盛中国的小提琴《梁祝》很中国，靳尚谊先生的油画《八大山人》也很中国，其实印象画派、巴比松画派的作品与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也是相一致的。所以我想新诗中注入些古典情怀和意蕴，而旧体诗中加进一些时下的元素，反映当代人的情感和生活，应是一种趋势和选择。沈鹏先生旧体诗中有“随它子弹满天飞，给力时新不叫奇。”这样的句子，很是生动可爱。

【柳青凯】：我喜欢有传统特色的当代新诗。比如谈到林泉，谈到一个比较深邃，比较悠远的一个场景，这样的诗，情景塑造得比较有感觉，比较浪漫，或者更有深度一点的，这样的更适合我。但是当代诗歌好像不这样写了，与传统文化、人文情境越来越远。

【王家新】：这个跟当代书法的处境有相似处。中国书法是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艺术，其它国家、其它民族的艺术我们都可吸取和参照，可以为我所用。立足于中国的、民族的、这块土地的，才是根脉，你不能离开这个语境说话。

大家都觉得现在浮躁，很难安静下来读书、写字，写诗。静谧、悠闲、缓慢的农耕时代过去了，田园将芜，人心却长出了草。当代诗歌和书法都缺少人文情境，但不用怕，一切还在，事有轮回。我曾写过一首五言“无须买田隐，但觅忙中闲。安可脱形役，闭门即深山。”闭门即是深山，门外万般喧嚣与我何干？感叹、抱怨、失望都解决不了问题，问题出在这个历史发展时段，问题也出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生活是具体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积极入世没有错，关键是还要讲些收放、张弛、进退、隐显，拿出一些时间涵养自己的内心，让生活慢一些、静一些。上午我看到一则广告：“懂得安静，世界才会与你共鸣”，我们怎么做，用怎样的心态做事、积淀怎样的素质去为文为艺，才是问题的关键。

【柳青凯】：现在的年轻人受的文化教育是现代语境，古代汉语离我们已经远了。但是我们想写诗，我想还是要追随古代诗人那种诗意，用新诗的手法来写，我想表达的意境还是古人那种意境。能成立吗？

【王家新】：是成立的。中国的古典诗歌不单是指格律诗，还有诗经、乐府、离骚体系，以及丰富鲜活的民歌，它跟唐宋以降的律诗是不一样的。其实诗经、楚辞、乐府、六朝民歌，乃至宋词、散曲，都可以称作古典自由体诗。像屈原的《离骚》，瑰丽恣肆，烂漫神奇，有极强的叙事性、抒情性，完全是现代新诗的体式。宋词本身也叫长短句，虽然也押韵、讲平仄，但词曲其实是当时流行歌曲的歌词，时尚而通俗，要比格律诗自由得多。初唐时期陈子昂陈拾遗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句子长短不齐，难道不是诗吗？按律诗衡量它当然不是，但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古绝唱。所以说诗的关键要有真情、有诗意，无论用新诗的手法来写旧体诗，还是用旧体诗的意蕴演绎新诗，能表现出古典情怀或时代精神来，就是好诗。

我们的新诗不是用白话汉语创作就够了，更不能当年热衷拜伦、雪莱、普希金，今天言必提奥登、聂鲁达、博尔赫斯、荷尔德林、帕斯捷尔纳克，就像谈当代小说就绕不开马尔克斯一样，他们都是伟大的作者，但不是标准，至少不是汉语诗歌的标准。我们自古就有浪漫、自由、梦想的能力和传统，我们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最近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梦，这里有民富国强的梦、民族复兴的梦，应该还有文艺复兴的梦，梦想会照进现实、照进我们当代的汉诗写作。



王家新先生父亲照片三帧

【柳青凯】：王老师既有古典情结，又有宏大的当代视野，跟您聊天感觉很开阔、很过瘾。我们中国的诗人，像徐志摩、戴望舒，包括海子，我认为当代诗人并不比古人做得差，我觉得在中国不管是古典到现代，首先还是因为人文精神的博大。

【王家新】：一个人的文学创作，如果离开这块土地，离开自己的民族，离开自己地理和历史的、精神和物质的背景归属，不会写出优秀的作品来。传统与当代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对传统文化精髓与糟粕的传承或扬弃，对外来文化的比较与借鉴，都需要冷静思索观察，要拿捏好一个“度”。

【柳青凯】：我自己对诗的理解更多的是浪漫的，灵魂之上的东西，可以天马行空，什么东西都可以去想象。我觉得西方拍电影就是高级，比如我看过一个电影叫《诸神之战》，把那个天马的翅膀做得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很有想象力。

【王家新】：莱特里尔的电影《诸神之战》，是根据希腊传说改编的，宙斯、冥王、奥林匹斯诸神，还有女神、海怪、天马。



王家新行书横幅 鹤舞彤烟 134cm × 23cm 2010年

美国大片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资金和技术，最核心的是编剧，编故事的能力，超凡的想象力，这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所缺乏的。而我们的古人在这方面却十分了得，刚才提到的《诗经》、《乐府》、《离骚》的可贵和美好在于它的质朴、浪漫，更在于伟大的想象力、梦想力，充盈着叙事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想象的自由。不是古代汉语离我们远了，是那份诗意、情怀和纯粹离我们而去了，尤其是想象力，《山海经》般的、《西游记》般的想象力没了，那些神话、寓言、传奇中美好丰富的诗性元素何时才能再回到我们的诗歌中来？再次激起我们心底的波澜，脑海中梦幻的风暴，那时，我们的电影、小说、诗歌，乃至绘画、建筑艺术才会有真正的超越和升华，没有梦想的民族、时代和文化，是没有希望的。

【柳青凯】：您的古体诗创作与书法创作完美统一。我读过您的古体诗书法手稿，文采飞扬，气宇轩昂。您的诗稿随着诗意跟你的小行书相互跳跃的感觉，所达到的雅致，很有书生的那种气宇轩昂的感觉。通过对诗的理解、对书法的理解，书法与诗结合起来，这种手稿，能达到一种诗意书写境界，您做得非常好，您的这种双重创作是有意为之还是自然抒发？您作诗的手稿是否有意恢复中国书法的人文传统？

【王家新】：有人夸我诗书合璧，我是既高兴又忐忑。我多次讲到赵朴老说“你的诗写得并不好，但是你的阅历很好，想法很好，你要坚持写下去，尤其作为书法家来说，不写诗很麻烦。”可以说朴老的话将影响我一生。我刚开始写诗的状态是刻意为之的，觉得文人讲究诗书画印嘛，但是后来渐渐地就像我对书法那样，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习惯、一种主动的状态。我愿遵循中国文人的传统，文以载道，诗文相映，或者叫诗文生发。字写不好我的诗稿就没有神采，没有好的诗句我的字也就黯然失色了。由原来的刻意到后来的自然而然的状况，渐渐地心手相应了，我觉得这种诗文与书写相互映衬的状态真是越来越好。

我经常在夜里写诗，一般会有草稿和誊清件，都应该算是稿本。而我更喜欢草稿，它保存了诗的生成过程，捡字、炼句、排律的原本痕迹，思想的轨迹，我觉得非常真实、非常美。因为稿本是一种自由书写，没有功利色彩，不为展览，不为取悦于人，是某个夜晚、某一刻的心境凝结，是稍纵即逝的生命瞬间，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魏晋时代“二王”体系



的书家，包括王珣、王导、谢安、桓温，他们留下的字迹是日常的书写，从内容到形式，很自然而真切地记录、反映、保存了他们的内心和他们的时代，笔底的倾述中有书家身体的不适、人生的无奈、生命的无常，这些字迹随意、率真、不做作，让我们一千多年后的阅读仍能抵达他们的内心，与魏晋名士的灵魂和精神相周游。在这种书写状态下，“字迹”是往后退的，而情感、精神、心智鲜明地凸现。

【柳青凯】：是天时、地利、人和，万物精华，人的思想，交织在一起。

【王家新】：是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据考证是先民占卜时候刻的。他是谁？刻辞为了谁？他是贞人，一个技术工匠又是一个巫师，《礼记》讲“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那时的王们很虔诚，很敬畏，每事必占，兆辞、前辞、贞辞、验辞，迄今已发掘出10万余片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占卜时的歆献、咒语以及甲骨被灼烧出裂纹时的声音和气味，可能是月明星稀或风雨交加的夜晩，可能是一场征伐、一场灾难前的踌躇和恐惧，就好像我们刚刚经过的“2012·12·21”那样，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人还如此恐慌，在蛮荒时代，贞人说的话交织了天地人神，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一个种族的命运、兴亡，你想这个甲骨文呵，从文辞到字迹是怎样的了得！

【柳青凯】：我对甲骨文做过半年的编辑和学习，有一块甲骨上的文字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弓箭射老虎，老虎倒了，那种感觉很真实。在甲骨文里面有很多字跟生死有关系，文字不是那么简单地造出来的。

【王家新】：它决定生死，决定种族命运。你想今天哪个书法家能一幅字决定一个重大事件、一个种族的命运吗？想到这些，敬畏之心就出来了。2010年我用三个月时间研究甲骨文，主要是死记硬背，当时好像是记下了1030个字，最后都出现幻觉了，几乎一个星期没睡觉，突然好像打开了一扇门，象形、指事、会意，识别和记忆的速度突变。与临摹唐楷、汉隶、行草书不同，这种文字有种神奇的力量。

【柳青凯】：它是一部的奴隶社会史，也是最美轮美奂的文字。

【王家新】：鼎堂郭沫若先生讲“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

辈数千年后神往……，存世之契文是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的确，甲骨契刻之精美无与伦比，关键是有一份虔敬在，那种沟通了天人的文字架构，能引起无尽的遐思。

【柳青凯】：所以，搞书法，不上升到历史文化、政治社会、人文诗意等精神境界的话，光谈技法真的是太简单了。刚才谈到手稿的创作，请您谈一下纯粹的诗歌创作过程与纯粹的书法创作过程有什么异同，您更喜欢哪个过程？

【王家新】：无论诗歌还是书法，都是人的创作，向内面对心字、向外面对自然的创作，它们异曲而同工。它们的差异可能是审美要素不同，谈到诗歌常常讲音律美、建筑美、结构美，书法讲究字法、章法、线条、墨色之间的逻辑关系。它们最大的相同是一种抽象美，而这种抽象是中国式抽象，不同于西方现代绘画中的抽象。中国式抽象不是简单的形式结构上的去形象化，它是写意式的，诗歌中的赋比兴、隐喻和暗喻，书法线条、笔墨、节奏中传达的情、意、态、势，我认为都是中国艺术的抽象表达，是我们内心的真实反应。书法和诗歌、尤其是旧体诗都是处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传统文脉的不同表现，最后殊途同归。因此两种创作过程很相近，也就都喜欢而且乐此不疲。

【柳青凯】：您希望您自己的诗歌创作、书法创作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什么样的状态符合你的人文理想？

【王家新】：这个问题比较大。不论书法创作还是诗歌创作，由于阅历的和年龄的关系，会有阶段性的表现，也会有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不是你想要达到就能达到的，就像刚才提到的《北溟鱼》，就是我一二十岁的内心状态和认知水准，可能很幼稚，倒也很真实，接近那时的真我，就算有良知、有血性的写作了。我所追求的人文理想正是致良知、心性光明、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中的一些核心思想。由内而外看，是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表里、时空、人我、物我等关系要处理和谐得当了，笔性和诗性自然会畅达无碍。

【柳青凯】：中国的书法和诗歌可能更具人文精神，更有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是吧？

【王家新】：“知行合一”是与自我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与自然的关系，好像是席勒说过“真正美



文艺青年王家新

的东西必须一方面跟自然一致，一方面与理想一致。”倒是与此暗合。既然是一种人文理想，就要向往之、践行之，我不敢奢望“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现在远远没有达到，也许终了一生也无法抵达，如果有一天能达到的话那就是蓦然回首、灯火阑珊的感觉吧，那是我们漫漫求索的彼岸，书法和诗歌倒是实现这份理想的通道和凭藉。我们不能再纠缠人文精神啦，空谈误己误国，少说多做，默默探寻、前行吧。

【柳青凯】：我们就应该往前走，向着彼岸。接下来请简述一下您的书法学习过程。

【王家新】：学习书法的过程在很多访谈里都说了，其实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五六岁就开始写，不是自己想要学，是父亲要求我写，是被动的写，后来是我自己要写，这是不一样的，是质的变化。当书法成为一种习惯，成为爱好，就有了巨大的动力，兴趣是最大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在书法学习过程中，应该从小就开始学习，越早越好。

【柳青凯】：后来是越来越离不开，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王家新】：是的，之所以我不把书法当成一个艺术，就是感觉书法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我坚持认为书法是一种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甚至要贯穿于书家生命的始终。

【柳青凯】：您的书法以行书为主，为什么钟爱行书？

【王家新】：为什么钟爱行书？楷书是一种规范，偏于拘谨、约束，草书如灵魂的舞蹈、线条的舞蹈，可以灵魂出窍。在我45岁左右这个人生阶段，行书似乎更加契合此际的身体状态和心境。事实上我各种书体都写，每天临摹些楷书，抄写些诗文，但很少写楷书参展，主要用来强健字的间架骨骼的。草书从小就写，我十几岁获得暑期书法奖的作品就是一副草书，奖品是上下两册的《草字汇》。我画室墙上挂着八条屏狂草《将进酒》，是2007年写的，喝了一斤多酒，第二天都不记得了。篆书的范畴主要写甲骨和金文，处于识字和模仿阶段。隶书写得比较多，小的时候认真临写过《张迁》、《史晨》、《礼器》和《石门颂》，现在也受时风的影响，准备回炉一下，期望“重回经典、正本清源”。

【柳青凯】：我现在也比较喜欢写行书，别的书体感觉不如行书来得自在。您感觉好的书法，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特质？

【王家新】：我写行书更大的动因是它的书写性，如果用绘画来比较，楷书是工笔画，草书是大写意，行书就算兼工兼写了。从实用的角度说，我在机关工作很需要，用行书交流赠答也得体。传世的经典作品多为行书，比如三大行书《兰亭》、《祭侄》、《寒食》，还有集王圣教序、宋四家的作品等等。我心仪的是这些行书典范的中庸、中正、中和之美，这也就是我所认为的好书法的特质。

当然，每个人的认知程度可能有局限，而且对什么是好的书法各有标准、见解和偏好。我觉得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书法的评判，应该是一种形而上的观察和考量，就是不以书法论书法、就作品论作品。单纯以技法评判是不够的，要看作品中的文化含量，甚至人的因素在判断中有更大的权重，这一点在古代的书论中多有阐述。我小的时候对人品书品问题不以为然，觉得太牵强、没必要，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明白了其中的奥义。书写承载我们的内心世界、人生的境界，好

的书法当然也决定于人的境界和内心了。

【柳青凯】：这是不是就是人文？或者是精神层面、灵魂层面？

【王家新】：最近在读书会上谈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西方的认知是世界有“死的物”，比如房屋、石头什么的，有“活的物”，像植物、动物，就是生物、生命体，再往上讲还有精神、灵魂，还有神，超越于人和自然之外的存在和力量。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如果形而上地思索书法，就是关心超乎技术层面之上的人文精神和文化蕴含。书法的博大精深，决定了我们必须做这个层面的思考。

【柳青凯】：我的观点跟王老师的有点相似。前段时间我在微博里面有个讨论，说书法是什么，书法它不光是艺术，它应该有人文，有文化，有历史，有社会，还有承载，有传承，还有传统跟当下互动，对未来应是一个递进，其实我觉得当代大多数人没有涉及到这个层面。

【王家新】：十八大闭幕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习总书记的讲话大家觉得特别好，他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任何事业都是这样，要承传、要递进、要开拓，要接住前人的接力棒往前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造自己的高度。不可能从头开始创造历史，同样，也不可能从空中悬起一个时代的艺术、人文的高度。

【柳青凯】：是这个时代的人就要有这个时代的责任和使命。

【王家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不能割断历史，我们不能否定过去或代表未来。

【柳青凯】：一定要明白，你自己是干什么的，你的定位，你要为祖先守着什么东西，你要为后人创造传承什么东西。

【王家新】：对，还是那句话，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我一再讲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首先是继承，然后站在前人的高度去创新、去开拓未来。我们也不能固步自封，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无论在人生上，在文化上，还是艺术上。

要讲文化担当，张载张横渠的四句话最可醒人励志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先生在江西泰和讲学时，以此希望学生们立志竖起脊梁，猛著精采，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学人。他本人解决不了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只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以理想主义始，以理想主义终，卓尔不群，成就了至高的人格境界。当人心晦盲闭塞、人欲横流之时，自拔于流俗，也算是全天之所赋，完成了读书人的一份担当了。

【柳青凯】：说得崇高一点，用共产党员的话来讲，就是为社会服务，为人类服务。作为一个读书人，或者一个社会人，以你最大的可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王老师，您最敬重的古代书法家有哪些？对您有什么影响？

【王家新】：要说最敬重、影响最大的肯定是“二王”一脉了，王羲之、王献之代表的晋人的书写群体。我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那种直面生命无常，由心灵传递笔端的无言感动，它是一种正脉，它立了一个标杆。以楷书论是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有唐一代的书家，他们代表了一种法度，是一种规范。还有就是